

吉爾自傳



A ROVIN... MMIS...
Early Life - By Winston S. Churchill

乙
784.18
774.5
:1

王王

邱吉爾自傳

A Roving Commission.



著者

Winston S. Churchill

翻

中州李木

出

上海華美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勵力出版社
天津李木書屋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定價 每冊

元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著

李木譯

邱吉爾自傳——我的早年生活

上海華美出版社新書之二

著者序言

關於我的早年生活與冒險的各種記述已經時時發表過，並且我自己三十年前也會出版過我參加的幾次戰爭的故事，而且後來又寫過關於某些特別事件的插話，我想着應該把這些歸併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且重新來講這個故事。因此我不但搜尋我的記憶，而且還極慎重的從我所保有的紀錄去證實我所經歷的那些事實。我會努力把在本故事所佔的二十五年間的每一段都使之適合我那時代——不論是當孩童，小學生，軍校生，小尉官，戰地通信員或年輕政治家時——的觀點。假如這些意見與現代一般所公認的有抵觸時，它們只是代表我的早年生活的形勢，而不是現在所講的。

在我把此工作當一整個的加以觀察時，我發現我繪出了一幅消失了的時代的圖畫。社會的特性，政治的基礎，戰爭的方法，青年的展望，價值的標準，都改變了，並且其改變的程度使我不敢相信它會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而無任何劇烈的國內革命。我不能假意說在所有各方面它們改變得都更好了。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兒，那時我國的機構像是異常堅穩，它在商業與海洋上的地位是無敵的，那時我們明瞭英帝國的偉大並且我們應當保衛它的責任心增加極強。那時代不列顛的操縱勢力對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主義心中很有把握。他們認為他們能够教訓世界以管理政府的藝術，與經濟學的科學方法。他們確切知曉在海上具有最高威力並且於是在國內也安全。因此他們安靜的休息於權力及安全的確信之下。這些切盼與難以憑信的時代狀況是很不同的。讀者們對於這些改變應當原諒。

RWT 348/02

我會想使新一代的人讀一個青年的努力故事定然有興趣，所以我儘可能坦白的並極簡潔的把我個人的遭遇寫了下來。

因爲本書的增印美國版像是我應當特別對於我的美國先祖略略一述。我的母親是傑魯木家的女兒。提莫賽傑魯木於一七一七年從英國坐船渡大西洋到了新大陸，並在紐約殖民地塞瑞斯城不遠的龐比村落戶。他的兒子薩莫爾還有他的四個孫子在美國革命戰爭時都曾加入華盛頓的軍隊去作戰。傑魯木家在龐比村繼續住了四五代。在十九世紀之初，我的外祖父里昂納德傑魯木和他的一個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弟兄因爲家業愈大乃遷居羅卡斯特。他兩人在此娶了浩爾斯家的兩姊妹。他們在當時那城中的最優市區建造了兩所房子，並由一個橋相連在一起。我的外祖父有四個女兒而他的兄弟有四個兒子。我的母親是里昂納德的第二個女兒，一八五四年生於羅卡斯特。同時他的家庭隨着美國的一般趨勢愈加繁榮，並在一八五六年遷往紐約。到這裏我外祖父在麥迪森廣場建了兩所房子，一是馬哈坦俱樂部會址另一所是他以後些年自己居住的。在羅卡斯特時他創辦了一份新聞報在當時叫做「一無所知」黨的機關報。這個報至今仍在並已改名爲「羅卡斯特民主與紀事」。

在紐約他又從事於更大的事業，一面辦報館並且兼營房地產，到了美國南北戰爭初起時，他已經成了很富並且是一位著名的公民。他在戰爭期間始終贊助南北聯合，雖然他從未參預政治。他的主要興趣除了商業以外是運動與音樂。他是一個儀表堂堂的人有一部極長的鬍鬚，一只鷹鼻，和極光閃的眼睛。這些我都還記得。他慣喜遇在重要時機坐六匹馬的馬車行經紐約市街，他自己是一位駕車老手。他很可以被稱爲美國賽馬會之父，並且傑魯木公園，現在就舊的跑馬場改建的即是紀念他的名字。他成立騎者

俱樂部，並且任副會長多年。在賽馬時從未失敗過的最著名的馬「肯特基」，就是他養的。他是紐約音樂學院最初創辦人之一，幫助過推動歌劇，與當年的名歌唱家珍妮林德及派蒂基友善，並教育過最初演卡門的敏尼浩克女士。

他的太太帶領着她的女兒們恰在普法戰爭爆發以前去到巴黎。被逼近法京的德軍從巴黎驅得她們到英國並在那裏住了數年結識不少朋友。一八七三年夏在去考斯城遊覽時，珍妮傑魯木小姐會着了我的父親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她當時在紐約，巴黎和倫敦的社會上是那時代最著名美麗的女子之一。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對她一見傾心，並且不數月之後他們就成爲夫與妻。

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



目錄

第一章	童年回憶	一
第二章	哈魯學校	一一
第三章	攻試難關	一九
第四章	三德賀斯特軍校	三三
第五章	第四驃騎軍	四七
第六章	古巴參戰	五八
第七章	在杭斯洛兵營	六八
第八章	開往印度	七七
第九章	在班加羅爾城自修	八三
第十章	瑪拉坎特遠征軍	九三
第十一章	瑪芒特谷之役	一〇三
第十二章	泰拉還征	一一一
第十三章	與凱奇諾將軍的不洽	一二一

第十四章	奧木得曼戰爭之前夕	二二九
第十五章	騎兵衝鋒的情緒	三三七
第十六章	我脫離軍隊	一四八
第十七章	奧爾丹木市選區	一六四
第十八章	與布勒將軍赴南非	一七四
第十九章	鐵甲車遇險	一八二
第二十章	在監禁中	一九七
第二十一章	我的脫逃(一)	二〇四
第二十二章	我的脫逃(二)	二一八
第二十三章	返回軍中	二二七
第二十四章	斯鹿島山之役	二三四
第二十五章	雷狄司密司的解圍	二四一
第二十六章	在奧倫治自由邦	二四七
第二十七章	約罕尼斯堡與普瑞托里亞	二六〇
第二十八章	競選議員	二六七
第二十九章	在下議院	二七五

第一章 童年回憶

一個人甚麼時候第一次起始記憶？甚麼時候剛剛有的意識的光與影的搖曳投射印象到一個幼兒的心上？我最早的記憶是愛爾蘭。我能很清楚的回想起在愛爾蘭的景物和事跡，並且有時候還模糊的能記憶人物。可是我生在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而一八七九年初我就離開了愛爾蘭。我的父親去愛爾蘭是充當我祖父——瑪爾布羅公爵，一八七六年被狄斯瑞里首相特任爲愛爾蘭總督——的祕書。我們住在——所名叫「小廬」的房子，距總督府約一箭之遙。我在這裏住了將近三年。我記下了一些事蹟的清晰生動的印象。我記得我祖父在一八七八年爲高夫勳爵像行揭幕禮。一大羣黑壓壓的民衆，紅衣兵士騎着馬，用繩索拉下一面褐色閃光的蒙布，老公爵，我的威嚴的祖父，大聲對羣衆講話。我甚至還記住他曾講的一句話：「他用一種摧殘的齊發擊破敵人的戰線」。我十分明瞭他是說的打仗，並且「齊發」的意思，就是那些黑衣兵士（來福槍隊）時常在我每天早上去玩的鳳凰公園裏放出砰砰的巨響。我想這些就是我最初有聯貫的記憶。

別的事體記得更清楚。我們曾要去看啞劇。那裏更是一件大的激動。久已等待的下午到了，我們從總督府坐車到宮堡，那裏必也有許多別家的孩子全去。宮堡裏也有一大塊方形空場鋪着小的長方形石頭。那天下雨，那裏幾乎總在下雨——像而今一樣。人們從宮堡門裏走出來，像是發生甚麼大的騷動。隨後人們說我們不能去看啞劇了，因爲戲院剛被火燒毀。經理也葬身火中只剩下他衣袋中裝着的一把鎗

匙。我們不能看啞劇被安慰允許明天來看被燒毀的戲院遺跡。我鬧着要看那一把鑰匙，但這要求像是不樂意被接受。

有一年我們曾到過伊莫公園，這裏是鮑特靈頓勳爵的別墅，人們對我說他還是我的一個遠門叔父。對於這個地方我能作極清楚的描述，雖然從我四歲或四歲半以後便再未到過那裏。我的記憶中心點是一座高的白色石塔我們坐車走了許久才到。人們對我說這石塔被奧立渥克倫維爾所擊毀。我確切明白他把一切的東西都擊毀並且因此他必是一位偉人。

我的保姆艾弗瑞斯特對於古愛爾蘭族勇夫們頗怕見。我感覺到他們是一些惡劣的人就是任他們去做也成不了甚麼事情。有一次我騎着我的小驢出去玩，我們以爲望見很長一隊黑色行列的愛爾蘭勇夫們走來。我認爲那一定是他們的來福槍旅出來作例常的行軍。但是我們很驚慌，尤其是我騎的小驢，更驚怕得亂踢。我從驢背上摔下來並震傷了腦子。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愛爾蘭政治！

在鳳凰公園裏有一大遍樹林內中有一所房子。在這房子裏住着一位大人物的官銜是祕書長或副祕書長，我弄不大清楚。但不拘怎樣從這所房子裏出來一位巴克先生。他給我一個鼓。我記不得他的面貌是甚麼樣，但我記得那個鼓。兩年後我們回到英國，別人告訴我說就在那我們每天必去玩的鳳凰公園裏，他被愛爾蘭勇夫們殺死了。在我周圍的人聽到此事都很震驚，我並且想到那次從驢背上摔下來時不會被那些勇夫擄去真算幸運。

住在「小廬」時我第一次被「教育」所威嚇。據聲稱一位名叫「女教師」的可怕人物要來了。她的上任定規在某一天。爲了準備這一天，艾弗瑞斯特太太拿出一本書名爲「無淚讀本」。這本書名對於我的

情形實在名不符實。我被說知在女教師未到以前我必須不哭去讀。我們每天很吃力。我的褓姆拿一管筆指着每個字。我覺得念時很累。我們的準備課還未完畢致命的時間就到了，並且女教師就要來。我做出像許多被迫的人們在這同樣情形之下所做的一件事：我跑到樹林裏去。我藏在圍着「小廬」外的一遍密極像荒林的叢樹裏。我在那裏蹲了幾小時才被找回並被交給了新的女教師。我們繼續每天受罪，不僅讀字母而且讀單字，還有更頭痛的是數目字。字母會了之後，並被聯在一起，到還容易認出它的形式而知道它的意義或讀音，只要費上相當的腦力強記。但數目却有種種不同的繁雜聯繫並彼此相關而使入極難確切預測。你須要說出它們每次相聯的關係，而且這位女教師顯然像是對於每次的確切答案極視為重要。假如答案不對，便一定是錯。「差不多對」是沒有一點用處的。有的時候這些數目彼此欠了債：你便要去借一個，過後你仍須還回你所借的。這種繁雜在我每日的生活上投下一個日益堅固的暗影。它們將一個人在兒童遊戲室或花園中喜歡做的有趣事體完全奪去。它們逐漸侵入一個人的閒暇裏。一個人很難再有時間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體。它們成了一種廣遍的煩惱與担心。尤其到了可怕的加法時更惱人了。這種算法像是沒有完了。剛加完一個，永遠接着又加別的。在我好容易剛剛弄完了一個難題之後，更複雜繁雜的題目又給了我。

我母親在這些事體上雖未參予，但她使我明瞭她對於這些是同意的，並且她幾乎永遠贊助女教師。我對她在愛爾蘭的印象是她的騎馬習慣，穿着適體的騎裝並且時常沾了泥土愈顯美麗。她同我父親常常騎着他們的駿馬去打獵；而且有時預計一人應該回來都過了幾小時尚未見回轉而大起驚慌。我的母親在我眼中永遠像是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煥發具有無限才藝與能力的女性。達伯南勳爵描寫在愛爾蘭時

代的她的一段文字是使我愉快而感激的。

「……我留有第一次看見她的最清楚的記憶。那是在都柏林的總督府。她立在進門的左邊。總督坐在屋子裏鑲頭的高台上周圍坐着許多位幹練的屬員，但人們的眼睛既不看總督也不看他的屬員們，却都注視着一位黑而柔軟的身材，肌膚光澤煥發，熱烈，似半透明，顯然與她周圍的人們迥不相同。她的髮際卡着一颗鑽石星，這是她最心愛的飾物——比着她一雙眼睛閃耀的光芒，這鑽石的光彩，反形暗淡無色。她的像貌神色很像一個伶俐的花豹，但却富有絕頂的聰慧是森林中所無的。她的勇敢決不下於她的丈夫——她是大公爵家後裔的標準良母。因了這些光輝仁慈，與勇敢的特點她乃成為異常出衆。她的得人歡心，她對自己生活的樂趣，與她的真心希望所有的人們都能同她享生活樂趣，使得她成為一羣忠實朋友團體的中心。」

我母親在我童年的眼中也是如此光輝的印象。她像薄暮時出現西方的那顆明星閃照着我。我極愛她——但却在遠處愛着她。我的保姆是我的親近知己。艾弗瑞斯特太太是專看管我並照料我的一切需要。我只有向她傾吐我幼年以及上學時的種種難處。她未來我家以前曾在科伯蘭一位牧師家看管他的女孩子愛拉計十二年之久。雖然我不曾見過她，而「小愛拉」却在我幼年的腦子裏成爲一個美麗的影像。我對她十分明瞭；她喜歡吃甚麼；她怎樣背她的禱告文；她怎樣的淘氣法，與怎樣的好法。我心上有一幅英格蘭北方她的家的生動如繪的圖畫。我又被窯陶得極喜愛肯特郡。據艾弗瑞斯特太太說它是一「英格蘭的花園」，她生在凱塞木鎮，故對肯特郡極覺光榮。沒有一個郡能比得上肯特的，更沒有別的國能比得上英格蘭。例如愛爾蘭就沒有這樣好。至若法國，艾弗瑞斯特太太當年也會在伊里西地方推着我坐的小孩

車走來走去，但心上却很少想到此地。只有肯特郡是最好的地方。它的首府是梅德斯通城，並且繞着這城的周圍都長着櫻桃樹，覆盆子，楊梅樹，同烏梅。可愛極了！我總想去肯特郡住。

一九〇〇年多，我去都柏林城演講關於南非戰爭時，我又到了幼年居住過的「小廬」。我記憶得很清楚，那裏是一座長而矮的屋宇綠色的百葉窗與走廊，並且圍着它的是一大遍草地，其外圍則是叢林。我想它距總督府至少有一英里遠。當我再看到它時，使我吃驚的是原來那遍草地的直徑僅約六十碼，而目所謂的叢林也只是比一帶灌木略多一些，我從總督府坐車只走一分鐘就到那裏了。

第二個最能抓住我的記憶的地方是溫特諾。我喜愛溫特諾。艾弗瑞斯特有一個姐姐住在那裏。她的丈夫當監獄的看守長，約有三十年之久。在當年和後來的幾年，他時常帶着我到郊外散步。他對我講許多故事，監獄裏的犯人怎樣的暴動越獄和他幾次被兇犯打傷。當我第一次住在溫特諾時英國正與南非洲的左魯族土人打仗，當時的報紙上刊印着左魯人的像片。他們都是裸着漆黑的身體，並使用一種長標鎗，他們投擲得極熟練。他們殺了許多英國兵，但從報紙上照片判斷，還是英國兵殺死的他們爲多。我對組魯人，極覺憤怒並很高興聽他們被殺死；我的朋友那位監獄看守長也是如此。過了不久像是他們都被殺完，因爲這次特殊的戰爭告一結束，報紙上再沒有左魯人的像片，並且也再沒有人担心他們。

有一次我們去到溫特諾附近的山崖上遊玩時，我們望見一隻極好看的大船上邊的大船都被拉開，正在距海岸一二英里遠處駛過。據說這是一隻兵船，上邊載的是剛從戰爭歸來的兵士。但它也許是從印度回來，我記不清了。（著者後按稱，此係海軍訓練船）。旋即突然烏雲密布吹起狂風，並落下驟雨，我們忙踉蹌跑回家來幸免淋溼。當我們再去那山崖上玩時已看不見張起帆的大船，但却有三支黑色桅桿僵硬

的突出水面。這船名尤瑞地斯號，就在那天的暴風中慘遭覆舟，全船三百名兵士皆沉入海底。這泗水的人們，洒入海底打撈屍首。別人對我講述——並且這事在我心上留下傷痕——有些泗水人看見這些剛從與土人作戰的危險艱苦中歸來，竟被溺斃的可憐的兵士們的屍體，被海中的大魚吞食慘狀被嚇得暈了過去。我似乎在某晴朗的一天，看見一些屍首被小船緩緩載走。由崖上有許多人在看，並且我們都脫下帽子以示哀悼。

大約也是正在此時期又發生了「太橋慘劇」。在一次暴風雨中一列火車正行在橋上時，整個橋樑塌陷全車乘客皆落河中。我想他們當時決無法從車窗爬出來。當年的車窗極難開，因為有一條很長的鐵條門着。無疑的他們全被淹死。我心中十分憤恨政府竟容這樣不堅的橋樑存在而至折陷。我認為他們太疏忽了，並且我決不以爲怪國人都說將投票反對他們如此懶惰粗心竟使這樣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

一八八〇年我們全被格萊斯通先生轟下了野。格萊斯通是一位極危險的人物，他出來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投票反對保守黨，並且使得我的祖父也失掉了愛爾蘭總督的官職。他對這個位置的喜歡遠不如他喜歡在前任畢肯費爾德勳爵當政時相當的樞密院院長的位置。他任愛爾蘭總督時需要將他所有的進款全用於款待在都柏林城的愛爾蘭人；並且我的祖母也捐贈了巨額的「賑災金」。然而在我心上銘記甚深的是這些愛爾蘭人是極不感恩的，他們甚而對於這種款待以及捐款連一聲「謝謝」都不說。我祖父寧願住在英格蘭布冷恩鄉他自己的宅第並按時參加內閣會議。但是他永遠遵從畢肯費爾德勳爵的分咐去做。畢肯費爾德是格萊斯通的最大勁敵，但這一次畢肯費爾德勳爵被格萊斯通打得慘敗，因此我們都成了政府的反對黨並且國家開始迅速趨於衰敗。人人都說國家走向毀滅之途。而且在此不幸之上畢肯費爾德勳爵

又染重病。他已病得很久；又因他的年齡已高，這病乃致他的死命。我每天十分急燥地關心他的病狀，因爲人人都說假如他一病不起將是國家的重大損失，並且再沒有一個人能制止格萊斯通的一意孤行危害每個國民。我已料到畢肯費爾德勳爵的病是不會好了，終於最後的一天到來我看見每人的臉色都極其悽喪，因爲他們說一位酷愛他的國家並拒抗俄羅斯人的偉大能幹的政治家死了，致死的原因是激烈黨人忘恩負義的對待他傷碎了他的心。

我業已敘述過在我的生活世界裏對「女教師」的出現是如何懼怕。但現在一種更可怕的危難又開始來威嚇我。就是我該入學校了。這時我已七歲，而且是大人們認爲到了淘氣時的孩子。情形像是我須要離開家一連幾個星期爲的在老師的監督之下做功課。學季早已開始，但我仍須在那裏住七個星期之後方能回家過聖誕節。雖然我所聽到許多關於學校的情況已在我心上留了一個顯明可憎的印象，我可以說任何印象都是由於實現經驗而生，可是我也被這種生活的重大改變而覺興奮激動，我想到儘管功課討厭，而同許多別的男孩子們在一起必定極有趣，並且我們可以做朋友還有許多驚險趣事。我也曾被告訴說「學校生活是一個人一生最快樂的時代」。有些成年人又說在他們年輕時學校生活是極苦的，常受強者的欺凌，也吃不飽，每天早晨須要敲開自己水壺裏結了的冰，（這事在我的學校生活史上從未見過）。但現在完全變了。目今學校生活直是一種長期的享樂之事。所有的孩子們都喜歡它。我的幾位年歲稍大一些的堂兄們據說遇到學校休假日也不樂意回家。我細問他們却未得到證實，他們只露齒一笑。總之我是完全無法可施了。不可抵抗的潮流將我迅速沖向前去。我就顧不及離家的問題，因爲我終將要走入外面的世界。

購置一切上學所需的物品是一件極有趣的事體。購物單上寫着應買十四雙短襪。艾弗瑞斯特太太認爲這太奢侈了。她說若是小心穿有十雙就足够了。可是多富餘幾雙終是好的，免得因爲脚下常溼而生病。

與運命悠關的日子到了。我母親帶着我坐一輛二輪馬車去火車站。她給我三枚兩個半先令的銀幣不慎失落到車廂裏，我們伏下身，在亂草裏又找着了。我們恰趕上車。假如我們誤了車，那真將是世界的末日。幸而不會，於是世界繼續前進。

我父母爲我的教育所選擇的學校是全英國最時髦與費用最貴的一個。它本身是摹倣伊屯學院並且目的就是專爲了預備入那個學校。這裏每班只十個學生；使用電燈（當時尙屬罕見）；一個游泳池，寬大的足球場與板球場；每季有三次學校野餐歡宴，教師都是碩士穿着碩士服頭戴方帽，學校單有一所禮拜堂，不准用足械責打學生，每樣用品都由學校當局預備。我們到達學校時是一個昏暗的十一月的下午。我們同校長一起飲茶，我母親態度極安然地同他談話。我心中深懼水從茶杯灑出來第一步便先弄壞了。我還感覺淒然想到我將孤單被留在這些陌生人堆裏在這樣大，凶悍，可怕的地方。說到歸根我才七歲，而且我一向在我的兒童遊戲室裏是那樣的快活與許多的玩具。我有那樣稀奇的玩具；一個真的汽機，一架幻燈，還有一大堆兵業已將近一千個。現在這裏所有的全是功課。除遇半日休假，每天七八小時的上班，還外加足球或板球。

我母親離去的車輪最後的聲響剛剛聽不見時，校長喚了我去將所有的錢令我交出。我拿出那三枚二先令半的銀幣立刻被記入帳簿，並且對我說學校裏有一個販賣店，各樣物品皆全，隨時可以買，我所喜

歡要的以不過七個半先令之數爲限。當我們離開校長的會客室與學校的舒適房間部分旋即進到一些比較凄寂冷空的房舍是爲的學生們上課與起居之所。我被領到一個教室裏並指示坐定一個書桌。所有別的孩子們都在室外，只有我隻身同着那位教室的老師。他拿出一薄本綠褐色皮的書上面印着字體不同的字。

「你以前不會念過一點拉丁文嗎？」他說道。「不會念過，先生」。

「這是一本拉丁文法。」他用姆指翻開書頁。「你必須念這個，」他說：「指着一行一行的字。」「我半點鐘以後回來看你能明白多少」。

請看我當時在一個暗淡的晚上，心上痛苦着，面對着拉丁文法第一課語尾的變用——*Mensa*——*table*，桌子。*Mensa*——*table*，啊桌子。*Mense*，桌子的。*Mense*，用或從桌子。——這些都是甚麼意思？它們的意義在那裏？這對我完全像是冗長絮叨，然而有一件事我總能够做的：我能够用心記住。因此我在暗然愁苦之餘對它勉強默記下去。恰過半小時後老師回來。「你都念會了嗎？」他問。

「我想我會讀了，」我回答，並且不知所云的念出來。他像是很覺滿意因之我壯胆問了一個問題。「先生，它們是甚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它所說的。*Mensa* 即是桌子。它是一個名詞屬於第一變用。這個字共有六個變用。你讀過的是這個名詞的單數，第一變用」。

「但是」，我重複問，「它到底是甚麼意思。」他回答道，「*Mensa* 就是桌子。」「那末爲甚麼，*Mensa* 也就是啊桌子」，我追問，「並且啊桌子又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Mense*，啊桌子，是用以呼人或呼物的呼格」。